

散文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石曉楓·周志文·周芬伶·阿盛·柯裕棻（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

會議記錄：張純昌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六屆臺北文學獎散文組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來稿四百一十一件，經初審後共有三百九十一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王盛弘、馬翊航、黃信恩、言叔夏於三月七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九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阿盛、周芬伶、柯裕棻、周志文推舉石曉楓為主席。本屆散文組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周志文：閱讀時我的壓力很大，入選作品多半描寫在都市叢林裡的卑微角色，他們受過很多的創傷，經歷很大的壓力，而所得撫慰卻很少，大多數的生命情調是認命或躲避，沒有什麼奮鬥求生的力道存在。這麼多的文字，幾乎沒有一篇是對未來生活有憧憬的，我覺得文學或藝術不管要如何描寫現實的低黯，還

是得展現一些對未來的憧憬，或許是我太老了，已經不太適應現在文學裡過於沉默的情狀了。但任務在身，我還是選了一些有比較好的文字的作品，作者的生命態度、遭遇，或無論有什麼主張，我都不加排斥，但我會要求把話說清楚，文字不要太過夾纏，對作者的理念有一定的說服力，達到這個程度，就算是好文章。

阿盛：如同周志文老師所說，這批作品大致上能看見年輕世代心理上的壓力、挫折，也幾乎沒有看到傳統散文的書寫，我也喜歡年輕人有勇氣嘗試新的寫法，但這些作品不知為何那樣悲傷，人生好像沒有希望。另外關於性的描寫也很多，像是〈名器證明〉，我當然不反對性的描寫，但我總覺得不要太過為佳。

這些作品展現各式各樣的行業，我們清楚看到龐大的時代背景，特別是屬於年輕族群。這裡面看起來沒有中年的筆調與閱歷的展現。我們樂見年輕世代不那麼遵守規則，只是文字上的漂亮還是很重要，畢竟文學作品還是用文字呈現的。

周芬伶：與我過去評審的臺北文學獎相比，這次較不局限，有各式各樣實驗性的突破，也包含對散文的挑戰，似乎充滿對於散文這一文類的焦慮。所以這次作品的負面或哀傷，我覺得與這個時代的集體性焦慮，包括對於文學本身的焦慮也可能有關。可以看見這個世代一直在尋找突破口，也許最後不是非常成功，但勇氣值得鼓勵。當然，在文學獎裡，難免容易議題先行，所以我想在被淘汰的那四百篇裡，也可能有阿盛老師說的傳統美文。既然是議題取勝，我會考量散文傳統與創新的平衡，希望讓讀者對散文不至於充滿疑惑。

柯裕棻：這十九篇確實有很多人人生困頓的回憶，或是對社會不公的抒發。有許多創傷的書寫，從創傷裡掙扎著往前邁出一步，但卻看不出那一步的方向，整體看起來是與失敗、失落相關的主題。我感覺這是許多個體經驗匯聚起來的時代悲鳴。可能在疫情與後疫情的時代裡，在各種結構力量之下，一些人落到了邊緣位置。我相信寫的時候是沉重的，所以會看見許多碎裂句型。不過，雖然描寫個體的疼痛，但也能跨出自我的範圍，和外界的某個事物或現象連結，主題的尺度因此擴展很大。有幾篇顯示了對於散文文類的焦慮，或多或少也顯示年輕寫作者的美學判準，還有他們正在摸索的邊界。

石曉楓：看這十九篇真的會感到臺北居大不易，厭世感很重，這些散文書寫者寫生活的無奈，甚至是不抵抗，另外則是書寫內心的孤寂，充滿臺北小資情調的氛圍，而伴隨而來的是生活空間都是小的、閉鎖性的，這一方面呈現的是物質空間，一方面也是心理的空間。另一點各位老師也提到，現在的作者什麼都能寫，有些寫得非常大膽淋漓，除了性以外，有一篇寫到容貌焦慮，說自己就是依附在朋友旁邊「買一送一」的，說自己是剩菜、是狗屎，這些描繪甚至直接到粗暴，其實也是這一代年輕人對生活殘忍性的揭示：這個社會對年輕人是非常不友善的。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五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四票作品

〈最淺的抵達〉（周志文、周芬伶、阿盛、柯裕棻）

〈叢林槓桿〉（石曉楓、周芬伶、阿盛、柯裕棻）

三票作品

〈寂靜的決鬥〉（周志文、阿盛、柯裕棻）

兩票作品

〈橫跨太平洋〉（石曉楓、周志文）

〈長短句〉（周芬伶、阿盛）

〈臺北的神枱〉（周志文、阿盛）

〈裝籠〉（周志文、柯裕棻）

〈伴郎〉（石曉楓、周芬伶）

一票作品

〈大夜〉（周芬伶）

〈鰲〉（石曉楓）

〈名器證明〉（石曉楓）

〈鱷〉（柯裕棻）

○票作品

〈苔蘚〉

〈陪阿公打牌〉

〈寄生百貨〉

〈榮耀洞〉

〈和平的小帳〉

〈喜歡看《蠟筆小新》的人〉

〈七折〉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大夜〉

周芬伶：這一篇雖然寫愛情這樣比較舊的題材，但文字很生動，敘事方式和過往的不太一樣，是用比較暴力

的方式寫一件溫柔的事情，反而有一種奇特的刺激感。

〈鰲〉

石曉楓：這篇寫父女關係，結尾是我覺得最好的，回到被賭徒老爸拋棄的老家，她回憶往事，想到一隻在鍋裡沒有辦法逃出去的鰲，在此之前，她加了一個很短的段落，寫和男友回到這棟老舊公寓收拾時，天花板掉下一片壁癌，然後她想起了往事。這種想走卻又走不出去的感受，和壁癌結合在一起，就是種家庭壞毀的象徵。但這篇要講的「走不出去」，並不只是講父親，而是她自己也永遠走不出去。我認為這種題材容易寫得很匠氣，但她的情感表達是恰到好處的。

周志文：鰲的臺語和國語的譬是相同的唸法，我想這篇可能也隱含著這種聯想。

周芬伶：這篇寫得不錯，只是如果把結尾搬到前面就好了。這篇一共三頁，其實第一頁就寫完所有事情，後面都在重複，其實比較適合一千字左右的篇幅。

〈名器證明〉

石曉楓：這篇寫情趣用品，第一遍看非常驚嚇，但再看就覺得作者蠻厲害的，表面上寫情趣用品，其實都是在談寫作。「名器」在古典用語是指官位權勢，用來分別尊卑的依據，而現在形容情趣用品，本身就很有反諷。這篇將「肉」與「字」不斷互涉，並微微地諷刺寫作。比如敘事者第一次接觸「名器」是為了撰寫一篇「情趣研究生計畫」，他說這是一個「寫作計畫」，而心得要加上照片或影像，就

說這是「早期的跨域嘗試」，都在諷刺寫作或研究。

另外他寫身體、情緒和精神的勞動，這些對一些寫作者來說都是宗教般的信仰，所以他最後寫「將名器供奉，每日膜拜，若有神蹟，淌出精液。」精液的意象很容易連結到墨水，用最卑下的方式去寫相對神聖性的寫作事業，蠻高明的。

阿盛：這篇作品讓我們了解他的信仰，他幾乎同時把肉體和文字畫上等號了，可以理解但可能超出我的邏輯想像，但我會尊重。

柯裕棻：這篇很聰明，擅長用比喻並且調動各種物件作為象徵。矽膠娃娃不僅表現閹割焦慮，還是一系列非常具有象徵性的安排：作者用矽膠娃娃質疑現實主義的寫作，比喻社會不可說的慾望，而這個慾望又被裝箱掩飾，放在佛桌底下。在佛桌之下這是個相當明顯的比喻，後設地嘲諷文學寫作，很有趣，也無所懼怕。

〈鱷〉

柯裕棻：我覺得作者寫醫生治療吸毒者的無力感很貼切。長期吸毒者皮膚潰爛，與醫生長年的皮膚病連結在一起，讓我被觸動了。一般人看吸毒者好像就是救不回來，有種鄙棄的態度，但這個醫生對吸毒者有悲憫和共感。後半段寫吸毒者生活的困頓，以及爬不出來的感覺，給我的感觸很深，而且最後收束在嬰兒的描寫收得很好。

石曉楓：這篇算是疾病書寫，或是醫療記事，用病患去映射自身的生活情境，所以如同柯裕棻老師所說，寫

得很貼切，而且用比較中性、節制的筆觸去寫，我覺得很好。但問題是我覺得對應太工整，一段吸毒者，一段回應自己的乾癱，好像太整齊了。

兩票作品討論

〈臺北的神枱〉

周志文：神枱的光是很漂亮的意象，用來呈現異常狹窄的情緒，經過神枱不斷的燈光，呼應著敘事者緊張、無可奈何的生活。光應該是給人安全感的，但神枱的紅光卻讓人緊張。這篇文章讓我想到早期看存在主義的小說，hopeless，現實就是那樣的存在，我對作者的感受無比同情，但也知道同情對作者並無幫助。

阿盛：這是一種精神壓抑底下很大的反彈，可以理解狹小空間裡帶來的古舊習俗並沒有讓敘事者感覺被庇佑。在神枱的光照裡，有傳統觀念的人，大概會覺得擁有一種安全感，但到了空間狹小的臺北，不一定會對神枱擁有什么情感。那樣壓抑的作者，藉由房子裡的生態和紅光作為一個平臺，我覺得運用得很好。

周芬伶：我很想選這篇，但文病太多了，例如不斷的「我」，其實文章已經是第一人稱，就不必再強調。第二點是前段明明是寫實的風格，後來突然變成超現實、意識流的語句，有許多的斷句，文章的氣被切斷。這個題材真的非常好，但不知道為何沒有維持前面的狀態。

石曉楓：我覺得這篇非常好，有一種奇異的詩感與張力。我讀完很焦躁不安，也許這就是作者刻意達到的訴

求。我想最後的文句斷裂狀態，也許是作者要製造的效果。

柯裕棻：這篇寫古老習俗代表的某種家庭枷鎖，而神怡的紅光觸發了這位家庭主婦的絕望還有精神壓抑，包括對聲音和光線的敏感，讓她整個感官都被擾亂了。我喜歡這篇的收尾，因為充分呈現瀕臨瘋狂的容貌。反而是前面陳述壓力時，稍顯反覆了。

〈橫跨太平洋〉

周志文：我非常喜歡這篇寫家庭生活的無可奈何，同時也寫敘事者自己的處境。運用意象的本事很高，作者一開始寫父親用手抓冰雹，卻總是落空的場景，就和父親生意一直做不好的處境相合。另一點是作者的文字非常漂亮，緊張的程度和簡練的程度，大概是這些作品裡我看到最好的一兩篇。

石曉楓：我投這一票和投〈名器證明〉一樣，對或對這個文學獎，都是一種試探與挑戰。這篇文章是所有作品裡最平易的，作者的文字漂亮是用平易襯托出來的，其他篇都很會使用技巧。這是一篇充滿初心的作品，作者所有的反應都很直接，比方說作者知道父親罹癌生病時，說「我的想法很簡單」，或是「我覺得荒謬」、「我感到難過」，這些都是非常直接、平淡的語氣，但這些語氣裡表現出來的情感，是很動人很複雜的。

這篇讓我想到童偉格的小說〈我〉，作者對於生活本質的寒涼，內在有一種非常冷澈的自覺與洞見，卻以平淡的文字寫出來，這是很難得的。傳統散文會說要「以景寫情」，作者也做得很自然，很漂亮。

〈伴郎〉

周芬伶：這是所有作品裡，唯一一篇比較輕鬆的。有點小幽默，我心目中佳作的樣子大概就是這樣，具有可讀性，題材也處理得很乾淨，文字也沒有太老舊，我挑選的原因就是這幾個重點。

石曉楓：這篇文章確實很輕鬆，作者開頭寫當伴郎，而為此準備的一切都好快樂。這個「好快樂」是障眼法，其實通篇都在寫不快樂，而這是身為「假貨」的不快樂，作者寫他去 *cosplay* 各種角色，新郎、登山客、大學講師。可知作者在講自我認同的問題，所有角色都是假的，唯一真實的角色是他眼疾病患的身分。而當各種假貨的原因，是源自太胖導致的自卑，所以必須自我防衛。這種狀態可以寫得很沉重，但這篇有種哀而不傷的情調。〈伴郎〉結尾寫妄想落空，這是很沉痛的結尾，他卻能夠寫得很輕鬆。

〈裝籠〉

周志文：這篇以接近白描的方式，寫現代社會的疏離、冷漠與失望，文字本身令人動容，寫情緒寫得很精采，寫某種微小的情感很到位又精準，氣氛也把握得好。文章寫和弟弟的關係，在一個很小的地方，弟弟被裝在房間這個籠子裡，自己對一切裝聾作啞，在這種情況底下，卻把兄弟互相陪伴的感情，在這麼平淡的敘述中聯結起來，真算是不小的本事。

柯裕棻：這篇的題目是雙關語，弟弟一方面自我封閉了，而且好像也聽不見，「裝籠」和「裝聾」作啞，因此弟弟失去聽力，可能是裝的，也有將自己隔離的意思。

文字很直白，情感也不潑灑，寫手足之情非常感人。他寫幼年時和弟弟的關係，寫都會的童年玩耍經驗，對我來說很新鮮。他們長大開始玩電玩，在遊戲裡構築許多分身，尋求另外的自我與世界。作者的弟弟後來變成相當孤獨的人，在電玩裡有著非常華麗的虛構世界，而現實中則淒涼不堪。他寫這種聽覺、乃至精神上的自我封閉寫得很仔細。特別是他打開弟弟的房間，那種現實已經腐朽了的感覺，讓我好像看見了，打開某種不忍卒睹的現實。

〈長短句〉

阿 盛：這一篇寫心理挫折，寫口吃的治療歷程跟各種心理轉折，甚至因為口吃差點被性侵，卻沒有寫得那麼悲傷。這篇的重心在於好口才的母親中風以後，反而由口吃的女兒帶著母親進行語言復健，是比較接近傳統散文的寫法，文字也很流暢。只是有些地方語言的使用可以再斟酌。

周芬伶：這篇算是層次比較多的作品，前面寫自己的口吃，光是寫這個經驗，可能就可以構成一篇文章，而後面又寫到母親中風，等於是雙層結構。使用「長短句」這個題目，就散文來說蠻貼切的，而且有一種雅致的感覺，沒有寫得太過火，或者設計太滿。

石曉楓：這篇描述很特殊的生命經驗，而且有點戲劇化。自己有口吃問題，口才好的母親也進入這樣的狀態，題目也下得很漂亮。只是有一個問題，裡面提到被稱為「妖精之舌」的一塊岩石，還提到兩次，雖然這個名字的詞源是舌頭、且和語言有關，但這個典故即使不放進文章裡，讀者也會知道他在談語言的問題，不知道這個典故究竟是加分還是扣分。

二票作品討論

〈寂靜的決鬥〉

柯裕棻：這篇寫非常微小的事情，但使用的比喻很複雜，是一個寫畢業論文的博士生，他的生活中有跳蚤、文學、史料、樓梯間的小貓，他斷斷續續地遇見他們，而人生也有點斷斷續續的。作者用這幾個點構築出人生中昏亂又專注、相當痛苦的一段日子。把蟲子和寫研究論文結合在一起，這點很棒。也暗中有借用張愛玲的句子的意味：「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子，爬滿了蚤子。」這篇沒有太多自憐，文字很流暢，而且很自然地結合許多符號，不會太故作，雖然感覺很悲涼，卻又有點可愛。

阿 盛：這篇在描述流浪博士，這個小題材寫出背後許多年輕世代的辛酸，但作者沒有情緒氾濫，反而寫得不那麼慷慨激昂。和跳蚤決鬥，也是在與生活決鬥，作者處理得相當不錯。

周志文：這一篇文字的場景非常觸動我，如院子裡因褐根病枯死的印度黃檀，還有系辦公室長廊上的沙發，是所有應徵或等待口試的人都坐過的，顯然作者是臺大中文系的學生，所以這篇文章讓我特別注意，裡面一些語言的素材都是我熟悉的，但我不能因私情影響我的評判。我發現作者非常節制，在處理感情上尤其冷靜，細微的部分也寫得很好的，寫流浪博士的處境，一般人也許義憤填膺，但作者卻很平淡，沒有過激的情緒，才知道平靜更有動人之處，這是高明的地方。

四票作品討論

〈叢林槓桿〉

周芬伶：這篇並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抒情美文，雖然情感面其實是保守的，例如她和父親之間的關係，但寫到金融界的的現實面，太過血腥，真的是叢林的、狼性的語言。裡面寫人性寫得太妙了，有一些文字我並不敢用，但作者很敢寫。現在新女性比較不一樣了，在這批文章裡有點小異類。

阿盛：雖然這篇寫我不熟悉的行業，但寫金融業裡的生活型態是讓我看得懂的，描寫得很傳神，沒有落入一般專業敘事的套路，寫得讓一般人不太懂。作者描寫父女的關係有其精采處，結尾也相當不錯，反正就是辭職去擺攤，現在年輕人大概都是這種想法，不管學歷，變化可以很快，這也是年輕人的好處。

柯裕棻：我非常喜歡這篇，文氣非常俐落，能把金融業的生態在散文裡寫得透澈。這本是短篇小說才能處理的題材，但用一篇散文就講得非常簡潔清楚。例如用股市買賣比喻情感、人生，但作者也沒有馬上往前跨一步去講大道理說這是商品化社會，只是直接講出成長的現實。也非常直白的寫辦公室生態，還有家庭裡全是錢的關係、工作心得，乃至對這一切的疲憊，寫得非常生動。結尾寫到父親看她像看一支跌停板的股票，這寫法我覺得非常好。這篇文章有許多文學技巧的處理，但很節制，不會太過匠氣。

石曉楓：這篇層次很多，既寫家庭裡的父權霸凌，也寫職場裡的性別霸凌，裡面寫主管的嘴臉非常犀利，很尖酸。敘事者把自己跟蟑螂放在一起比較，好像自己是人人喊打的蟑螂。我只對結尾有一點意見，最後一句說自己以身心的損失作賠，我覺得太直白了。

周志文：一開始我看這篇文章有點受到衝擊，整篇文章使用的比喻都是比較骯髒的，例如蟑螂、排便、馬桶廁所，不是不能寫，但出現的頻率太高太強烈了，讓人有點受不了，金融市場再緊張，再噁心，也沒有令人隨時要到廁所排便的地步吧？但這篇文章很簡潔，一出刀就見血，可見作者是有本事的，只是上面所述有點受不了，所以沒有選。

〈最淺的抵達〉

阿盛：這篇結構相當完整，寫一個陸配母親說不出來的辛酸，即使沒接觸過的人，也可以透過作者的描寫，聯想到那樣的生存與傷痛。作者不用激情的筆調，而是展現一種很深層的悲傷。一個女性嫁到臺灣來，什麼事都不容易，例如其中一段寫母親準備家鄉料理到孩子的幼稚園，結果只有他們家人吃。作者很節制，而且也是很完整的一篇。文章開頭說，「我不覺得母親憎我，她只是疲乏。」這句寫得很好。

周芬伶：這篇對我來說是拯救，看了這麼多負面、齷齪、血淋淋的描寫，這篇算是回到散文的正軌吧，用幾個鏡頭組合出敘事，讓人看得心酸。這些都是很讓人絕望的畫面，他說「我不覺得母親憎我，她只是疲乏。」越是這樣說，情感的反作用力越大，這個孩子的文字是很有魅力的，才氣令人期待。

周志文：感情豐富到澎湃，但卻很節制。寫為孩子幼稚園慶典，母親特別煮了一盆麵，在家試吃好得不得了，結果到了幼稚園卻沒一個人要吃，作者描寫內心的動盪不安，本事很強，最可貴是情緒克制，一無氾濫，我給他最高分數。既然是臺北文學獎，這篇寫臺北的外來者被如此對待，讓我們看到臺

北這方面的問題，其實已變得很嚴峻了。

柯裕棻：這是我的第一名或第二名，他寫媽媽為了幼稚園同樂會煮了麵卻沒人吃，令人很難過。這是很心酸的事，但他沒有要情感勒索，沒有哭天搶地，而是收在這裡繼續寫他和媽媽回到大陸，發現也不是真的能夠落地，回到臺灣爸爸也覺得不能待，所以父母反覆爭吵。最後一段寫得非常好，敘事者坐上巴士，巴士緩緩啟動，「一切懸吊在半空，路邊的群山都嚴肅起來。」然後他戴起耳機，這裡的作法很漂亮。

石曉楓：這一篇用很安靜的文字寫一個很安靜的媽媽，她的新住民身分，那種生活裡的疲乏和疼痛，而且不只寫媽媽，還寫父親長年在中國做生意，而媽媽不斷去接代工，所以敘事者覺得媽媽被爸爸留在這個家裡，但最後他發現，不是媽媽，而是自己被留在那裡，這樣的感情很深沉。

只是我有一個問題，不知為何標題要叫「最淺的抵達」，還有為何故事開頭要透過一位小師父帶出那句「由父親生愛，母親生恨」的話，這段情節其實讓人覺得卡卡的。

第一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的作品討論完畢。周芬伶放棄〈伴郎〉。評審決議獲得兩票以上的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計分方式為最高七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最淺的抵達〉（石曉楓五分、周志文七分、周芬伶七分、阿盛七分、柯裕棻七分）共三十三分。

〈叢林槓桿〉（石曉楓六分、周志文四分、周芬伶六分、阿盛六分、柯裕綦六分）共二十八分。

〈橫跨太平洋〉（石曉楓七分、周志文六分、周芬伶一分、阿盛兩分、柯裕綦三分）共十九分。

〈長短句〉（石曉楓四分、周志文一分、周芬伶五分、阿盛五分、柯裕綦一分）共十六分。

〈臺北的神枱〉（石曉楓三分、周志文三分、周芬伶四分、阿盛三分、柯裕綦兩分）共十五分。

〈寂靜的決鬥〉（石曉楓一分、周志文兩分、周芬伶三分、阿盛四分、柯裕綦五分）共十五分。

〈裝籠〉（石曉楓兩分、周志文五分、周芬伶兩分、阿盛一分、柯裕綦四分）共十四分。

決審結果出爐，本屆散文組由〈最淺的抵達〉獲得首獎，〈叢林槓桿〉獲得評審獎，〈橫跨太平洋〉、〈長短句〉獲得優等獎。會議圓滿結束。